

在藏区,可以见到许多很小的泥塑佛像,大小不过手掌。佛像的形象有很多,有强巴佛,释迦牟尼,宗喀巴,无量寿佛等。每一件擦擦都充分运用了雕塑特有的语言和审美功能,方寸之间,可见佛陀的端庄,菩萨的慈秀,度母的温柔,护法的威严。泥塑之上镀金上彩,美仑美奂,是藏传佛教留给世界的一份得天独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艺术精品。这些泥塑佛像,藏民们称之为擦擦,擦擦显然是译音,其意义是什么呢?

擦擦： 神灵附体的 脱模泥塑

撰文/索朗仁称 刘乾坤 摄影/徐献 刘乾坤



擦擦原来是指模子做出的佛塔,后来才衍生出模子做出的佛像。

关于擦擦一词的来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源于古梵语的译音,第二种说法是源于制作擦擦时发出的声音,

第三种说法是源于藏语的“萨”或“洽”,“萨”或“洽”是泥土的意思。因为制作擦擦的主要材料是泥土。

擦擦在藏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藏传佛教传入西藏的时候,这种造像艺术随莲花生大师、阿底峡大师进藏弘扬佛法而传入藏域,在寺庙里逐渐盛行,慢慢流入了



民间。

擦擦最初在寺庙里的功用是“装藏”用的。新塑的佛像和新建的佛塔里面有很大的空间,不能让它空着,便用经文、法器 and 擦擦将之填满,这个活动便叫“装藏”。在塔内存放“擦擦”的做法起源于印度。印度的古代,以石板建塔,人们有在塔肚内存放圣物的风俗习惯,随着日月推移,以后的人们渐渐认为“擦擦”是因为建造佛塔的需要才形成的。是否如此,难以考证,也无需考证。塔与擦擦的关系到底是谁影响谁,答案是明确的,当然是塔刺激了擦擦的发展。佛教思想有说法,佛塔意之佛身的再生,或者象征佛的灵魂和训教,于是,佛塔在西藏,准确说应该是所有的藏区,在佛教得到全面渗透时,掀起了广建佛塔的热潮,最后竟达到随处可见的地步,佛塔的大量林立,促成了脱模泥塑的大量生产。

擦擦,这一泥塑的小圣物,还与玛尼石和经幡相伴,在佛塔旁,圣山之上,圣湖边和转经的路边,本身就是香火不断烟雾缭绕的地方,再有这些相当数量的泥塑,佛教的气氛更浓烈了,你于是就感觉到那天上的朵朵祥云是诸佛诸神的坐骑,清亮静洁的湖水是天上人家洗面的净池,梳妆的镜子,而陆地上的寸草寸土无时无刻不受到甘露的浸润。在如是感受里,你就介乎于似人似仙之间了,轻飘飘的思维,载着人脱离尘世的烦恼,在幻象的空间任意遨游,多舒服啊!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经过喇嘛开光之后的擦擦才是崇拜物,才具有神的力量,否则只是普通的工艺品。开光之后的擦擦便可以置入更大的佛塔和佛像的内部,作为佛身语意功德事业的依附之物。置入开过光的擦擦,经板等圣物的佛塔和佛身才真正具有了神灵。开光之后的擦擦还可以直接供奉在寺院,堆放在山洞,山上的巨石旁,享受着朝圣者的香火和顶礼。

擦擦的开光仪式,不是针对一件新擦擦,而是一批新擦擦。若尔盖县的达扎吉祥善法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为期四天的擦擦开光大法事,整个法事遵照一定的仪轨进行,由经过灌顶、闭关的僧人,在活佛的主持下共同完成开光的法事活动。

在若尔盖的多玛村,我们见到一处擦擦堆积的“山”,很远就能看见。要堆得



这么高,不知道是多少信徒的虔诚使然,岁月的流逝让这座擦擦山更加庄严,当然,它的高度也在逐渐增加。值得一提的是,象这种堆得象小山一样的擦擦堆,在整个藏区也不多见,多玛村的擦擦堆的形成源于此地的风俗。每逢村里有人逝去,全村的人便自发地抬来泥土,制作擦擦,为之祈祷,经年累月,渐成如此规模。

变化的形式,不变的精神

制作擦擦的方法很简单,在雕刻好的凹型模具嵌入软泥等物质即可。

从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可将擦擦分为五种:

泥擦:用最普通的泥巴或阿嘎土、炼泥、香泥(掺有香灰)、纸泥(掺有纸浆)等制成擦擦。是最普通的擦擦,也是覆盖最广的擦擦,制作时还得趁湿在背面嵌入青稞粒或其他吉祥物,表示制作人对佛的虔诚。

骨擦:用掺有骨灰的泥土制成的擦擦。原材料同普通擦擦有一定的区别。这种擦擦是把活佛的骨灰与最细最好的黄土和粘土掺在一起制作的。寺庙的高僧圆寂后,多数都实行火葬。火葬在藏区的历史中属于最上等的葬法,据说火葬是升天的捷径,只有活佛和上层贵族才有资格火葬。高僧圆寂后,寺院要给他修造佛塔,塔

内所放擦擦,就是高僧骨灰拌泥制成的。

布擦:在藏传佛教的传统中,有极少数大活佛圆寂后要制作金身,首先是尸体要进行工序复杂的防腐处理,要用盐、藏红花和各种名贵中药吸干尸身的血水,而这些浸了血水的盐和药物,和上泥土制成擦擦,此类擦擦称之为布擦。

药擦:用多种名贵药材掺和泥土制成的擦擦,这种擦擦具有治病的功效。

名擦:活佛、高僧等名人亲手制成的擦擦,通常背后有制作者的印章。

所有的擦擦在形式上可分为单模具制作的浮雕和双模具制作的圆雕两种;从工艺上分有五种,素泥、设色、泥金、未经过火烧的泥擦和经火焙烧成的陶擦、瓷擦。

可以这样说,西藏的脱模泥塑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又一世界,它在佛教中占的比重是不容替代的,比如药物做的擦擦,造型同其他的擦擦一样,区别在颜色和用途上。这种擦擦是用各种名贵药材合制而成,例如珍珠、玛瑙和藏红花也被研磨成粉揉进擦擦。

由于材料贵重,擦擦也就显出异常的贵重,除了精神寄托,还有客观的物质价值。此类擦擦虽说十分贵重,却较之布擦要多,药材或珠宝尽管数量不是很多,却到处都能找到,拥有药物擦擦的人就相

应要多于拥有布擦的人。平常外出时,把药物擦擦带在身上,能抵御邪气,身子有病时,就可以用来治病。

制作擦擦是善举,有不少游僧和寺庙里的佛教信徒以制作擦擦作为自己的善业,他们常常在转经路旁和人群聚集的圣地虔诚地制作擦擦,过往人们或朝圣者购买擦擦的钱物和善意的施舍成为维持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

他们乐此不疲,并且根据人们的需要制作或圆形或方形或三角形的擦擦。

脱模泥塑的艺术风格与藏传佛教的发展轨迹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最初残留有古印度佛教遗风的擦擦到今天的泥塑,已有了显著的变化。过去的擦擦注重纤细和弧形的身姿,用高耸的乳房显示女性的特征,不讲究画面的对称,菩萨多是半侧身,空白处全用经文填补,今天的泥塑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内地绘画和雕塑风格,在造型上更讲究严谨和布局的规整。

以上几种擦擦是可以以一种具体的形态存于世间的,还有一类擦擦在形式上只是瞬间存在,比如风擦、火擦、水擦,风擦是用做好的模子对着风一拍,塔的形状或佛的形状就存在于风中,火擦与水擦也是这样制作的。藏民认为,这样制作擦擦也是积累功德的一种方式。

在藏区,擦擦是一种吉祥物,又是一种祈求平安的护身符,长期以来,藏民便把擦擦当作圣物崇拜,以求实现自己的夙愿,因而,在藏民的心中,用什么材料和什么形式制作擦擦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关键是要把虔诚的心植入其中。

擦康: 擦擦的神殿

追踪西藏的泥塑,艺术之外的东西很多,而关键点在于它和佛塔是相互依赖的,佛塔的塔身内有了擦擦才具有灵气,但凡擦擦集中的地方都有灵气出现。

藏区的擦擦集中存放的地方很多,圣山、神湖边,有些大小路口等处都能见到,而且在不少的路口,当地人还专门修有专门存放擦擦的小房子,当地人称这种房子叫“擦康”,意思是专为擦擦建的神殿。在我家乡的乡间小路上,常常会遇到这种小房子,小房子前常年都有人去烧香,多为老年人,意图明确,恭请诸神多给自己的子女一些灵气。偶尔也有年轻人去烧香的,是些生活的道路上出现了坎坷的年轻人,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他们技穷了,处于极端无奈时便乞求神助。

在西藏的民间,我们还见到许多专门让周围人们转经用的擦康,后藏的人叫“门塘”,门塘是有一定讲究的,多数都建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如村头、大路边、寺庙的旁边或草原上的牧场等地,四周镶满玛尼石,有的还要安装经筒,形状有的是正方形,有的是长方形,腹中装满各种擦擦,每天都有信徒围绕着擦康转经祷告。这种擦康比一般的大,据说大的可以长达几公里,甚至更长。其规模最为宏大的要数藏北草原的擦康。五年前的深夏,途经青藏高原,我又到了拉萨,适应了高海拔环境后,游历了堪称世界上最

大寺庙的哲蚌寺。

哲蚌寺所在的山叫根培马孜山,在拉萨西北十几公里外。听介绍,知道了该寺早年其实很小,仅有一座小庙,外加一个修行洞。后来是一个叫绛央曲结·扎西贝丹的僧人胸膈大发,成千倍地扩大了圣境,建成铺天盖地的大寺院。站在山脚,放眼仰视,在视野里尽是庙宇的天地,一层又一层,像道道推涌的白色浪花,一个劲儿地淹向山腰。

我与一个叫索南旺堆的喇嘛攀谈,言语中说到了擦康,我问他擦康里的擦擦应该是什么时候放,他说一般都是建造时就放进去的,建好后再放有诸多不便,放不能乱放,而且准备放进去的必须要放在荫凉干燥通风的地方,干透后,集中堆在一处,请喇嘛念经开光,之后,由当地和外



Shenmixibu



地来的男女老少共同搬运,大的擦康需要擦擦的量非常大,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要搬运好几天才能完成搬运的活儿。搬完了,装填完毕就封口,口不能封死,得留一个小洞。

估计小洞是用来透气的,使气体产生一定的流动,擦康内相应保持一定程度的新鲜空气。

索南旺堆还告诉我,有的擦康最初建成时不一次性装填完毕,封口处留的洞较大,平常转经的人们把带来的擦擦从洞口丢进去,天长日久,在日积月累中,渐渐装满。

五头牦牛与上千个擦擦

在拉萨的药王山西侧的转经路上,我们专门去看了那些装擦擦的神殿。这里的神殿不少,营造出一种气氛。

这里的神殿多数是有主人的。我们

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往一座新建的神殿装擦擦,擦擦上的佛像非常生动,其中有观音,中国人大都熟悉观音的坐姿和在云彩里的站姿,在中国,观音的佛像几乎无处不在,她所施的法力也无处不在。小伙子带的擦擦中还有绿度母,有文殊,有金刚不动佛,有长寿佛等。

索朗仁称摸出兜里的中华牌香烟,递了支给小伙子,他自己也叼上一根。

就坐在坡上,索朗仁称和小伙子都点上烟。他的随意和友好打动了小伙子,小伙子暂时停下手里的活儿。小伙子听索朗仁称说出了藏族名字,他立即高兴了,着汉装的人原来也是藏族,他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洛桑扎西,并用藏语对着我们说了一长串,遗憾的是我们一句也没听懂。他正惊愕地朝我们投出疑问时,索朗仁称解释说他是嘉绒藏族,然后对着他说了一通嘉绒藏语,他也摇头了。结果两人只有放下母语,各自拾起第二语言——用汉语进行交流。



洛桑扎西说他父亲在一月前因病去世,家里请了喇嘛念经,还请活佛打了卦,活佛说他父亲前生的罪孽太重,这一辈子做的善事还不能抵消上辈子的罪孽,要我们修神殿,做善事,替自己赎罪,也替父亲赎罪。他说家里请念经的喇嘛推算了神殿里供那些佛像,然后根据喇嘛所定,用了五头牦牛去换了上千个各种佛的擦擦。

我问他喇嘛们是根据什么来推算该供哪些佛。他说是根据父亲的生辰。他说这些擦擦除了一部分供在神殿内,其余的都供在了神山和寺庙旁的转经路上,有些还放进了河中。

我还发现洛桑扎西家的神殿基脚处有旧建筑的痕迹,我问他为啥不找处新鲜的地面修神殿,他笑着摇摇头,说这里的神殿都是建在旧神殿的遗址上的,而且必



须这样。浏览四周的其他神殿，果然如此，有的神殿正倒塌，等待着老树萌新芽。

神殿修得都比较简陋，日晒雨淋中极易损坏，人们就在这些倒了的坍塌基础上重复修建着，至于神殿最初形成于哪个年代，众说不一。到底出于佛教，还是出于苯教后来被佛教兼容的，也难以找出准确的答案。有关史料上的记载呢，“据说”的成分又太浓。

洛桑扎西听我提到布擦时耸然动容，嗓门也压低了，他说布擦可是了不得的贵重物品，是那些放在佛塔内，堆在路边河边牧场上的擦擦没法比較的尊贵东西，他说布擦是用作护身符的，他想布擦想了好久，一直无缘得到。要是有了布擦，一切邪恶都不可怕了，如果有人想杀你，只要身上有布擦，身子就会变得刀枪不入。他说布擦还能吃，什么病都能治，他们寺庙里有个老堪布得了吐血的病，送到医

院，医生说最多活半年，结果老堪布吃了他自己珍藏的布擦，病好了，过了七年了，什么事也没有。

说到极致，洛桑扎西眼里装满了渴望，我被他的神态所感动，心想要是我有布擦一定会送给他，可惜我非但无缘得到，见一眼也难。洛桑说只有上师们的亲属和高官及贵族才有机会受赐。

被洛桑扎西这么一描述，布擦的确是罕见之物，其作用有能解释的部分，有难以说清的神奇部分。得道高僧少得犹如凤毛麟角，他们的圆寂又是个漫长的岁月，布擦的数量之少就可想而知了，物以稀为贵，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在思维里它就越显得神秘。由此而产生了許多关于布擦说法的民间版本，我听说了很多，就是没有亲眼目睹布擦的能量。

但愿哪位拥有布擦的贵人能借我一观。■

